

军营来信指航程

●魏友夫

近来,我整理过去一些资料,翻出姥爷从1975年以来给我写的28封信,端详着那一页页发黄的信纸,历历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姥爷杨一清,原名杨照耀,应县人,1937年4月入伍,194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团长、空军高射炮兵某师师长、空军第八军副军长、空空指挥所副主任(正军职待遇)等职。2011年4月23日在成都逝世,享年93岁。

1981年6月,我毕业的时候,想去成都工作,和姥爷在一起。于是就给姥爷写信,可姥爷在信中耐心地说明,要服从组织安排。同年9月,我被分配到怀仁县委党校工作,次年调回县委组织部,我给姥爷又去了信。姥爷在复信中强调:“组织部门是县委的重要部门,将你调去工作是对你的器重,你要努力刻苦工作,干出成绩,争取进步,不要自馁,不要灰心丧气……组织是不会埋没人才的。”在姥爷的教导下,我的工作很快进入角色。

我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写信向姥爷汇报后,姥爷来信鼓励我:“你准备入党,我很高兴,现在虽没批准,说明你还不具备党员条件,你要在思想上真正解决入党问题,争取早日成为一名正式党员。”经过努力工作,1982年12月我被正式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由于我工作认真负责,材料也多

次在中央、省、地刊物发表,还经常参加省、地理论研讨和基层组织工作经验交流会,被雁北地委组织部破例从县里吸收为雁北地区组织工作研究会理事。

1984年10月,我被怀仁县委任命为组织部组织副科长。可我看不到光明,有些死气沉沉,还是想通过姥爷调动工作。姥爷语重心长地和我交流:“不调换地方也好,哪里工作都一样,如果一个人到人生地不熟的新单位,可能使你更不顺心更不满意,如组织选中你来那就不同了,否则就不如原单位好。”姥爷来信句句真诚,既饱含哲理,又是经验之谈,使我受益匪浅。在姥爷的谆谆教诲下,我立志努力工作,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1986年8月26日,县委常委会议提拔我任组织部副部长,并报雁北地委组织部批复。我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姥爷后,姥爷复信讲道:“准备提你当副部长,说明你的工作有成绩,也说明只要好好工作,组织上是会重用的,没有靠山也可提拔,你要把过去那种自卑的思想尽快打消,尽管社会上存在一不正之风,但总还有党的领导。”姥爷鼓励我说:“现在正是选拔青年干部的时候,你要继续努力,戒骄戒躁,当了副部长更要谦虚谨慎,团结好同志,尊重领导。工作中作出成绩,组织和群众是看得见的,最终也不会吃亏的。”他还要求我:

“如没批准也不能懈气,更不能躺下不干。凡事都要做两手准备,免得遇到失败就蒙头转向,无所适存。”同年10月12日,雁北地委组织部批复同意了县委意见。

1993年4月,县委调我去怀仁县马辛庄乡任党委书记。马辛庄乡是怀仁县唯一的贫困乡,我去乡工作后心情不大愉快,于是写信给姥爷。姥爷又鼓励我:“虽然去乡工作是艰苦一些、困难一些,但毕竟是独掌一面,只要你有能力有本事,你就可以施展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姥爷相信我有能力把工作搞上去。他还鞭策我:“现在的岁数正是创业的时候,要抓住当前机遇好好干,把经济搞上去,带领农民富起来。”在姥爷的教诲下,我与马辛庄乡干部群众拼搏努力,当年农业取得好成绩,并在东片乡镇秋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修路三项工作中夺得了第一名,县委奖励我们一万元。

同年11月,县委又调我任毛皂镇党委书记。这时已过80高龄的姥爷,又拿起笔给我写信,这是姥爷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调你到毛皂工作,这是县委对你的信任,也是对你的重用。

喜迎二十大 颂歌献给党



尽管从西井街到南完小的这条路上,过去我所有熟悉的景观都没有了踪影,酒厂的酒糟不再飘香,小五金厂的机器也不再彻夜轰鸣,但是每次我回到朔州老城,总是忍不住还是来这条路上走一走,大概这就是所谓的乡愁吧?

我一年级班主任是陈老师,既是语文老师又是数学老师,是个女老师,个子高挑,长相俊美,当时她的二儿子还不到上学的年龄,大概是无人照看的缘故,经常跟着母亲来我们班,坐在教室也算玩耍,也算听课。那时候不像现在手续繁杂,讲什么学籍呀报名呀,所以慢慢就正式进入我们班上学,成了我的同学。

我们那时上学也没有考高中考大学的目标和压力,放学之后没有什么课外的作业,就是尽情玩耍,释放孩子们自然的天性,倒有点像现在说的素质教育。上世纪七十年代,朔县县委组织城干部分群众在城内挖掘了四通八达的地道。有一天我和陈老师的孩子,还有他舅舅家姓陈的几个孩子,一起钻进了南城墙里的地道。那时候也没有手电筒,我们就是点着煤油灯。地道和电影《地道战》里的一样,有办公室,有陷阱,有射击孔等等,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片,弯弯曲曲,就像迷宫,非常危险,但也非常刺激,我们孩子们要的就是这种

7月21日上午,一个红日高照而又暑气逼人的日子。

应市文联邀请,董联桥先生在朔州经济开发区党群服务中心做了题为《宋代书法艺术欣赏》的讲座。此次活动由市文联、朔州经济开发区工会工委主办,朔州文艺评论家协会承办,市书画协会、市老年书画家协会、朔州女子书画院协办。

董联桥,号老桥、南山居士,别署半闲堂主,1956年生于山西太原。作家、文化学者、书画家。自幼作画习字,以古人为师,求自然怡情,恬淡之心。文宗张岱,诗学乐天。书擅汉隶、小楷而兼主体。画则悠游于草虫、山水、花鸟间。著有《半闲堂闲话》《观自在》等散文集以及《董联桥书画作品集》《花笺茶事》《四时之美——中国人的生活及风物》《逍遥游》等作品集。现为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中国画创作研究院研究员、导师。

书法,是以汉字为表现对象,以毛笔为表现工具的一种线条造型的独特艺术,是历代传续下来的一门古老而精湛的学问,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精神与文明气质的象征。

宋代书法,在继承晋唐的基础上,开创了一代新风。尚意就是其鲜明的时代特征。董联桥先生结合自己的学书经历,从整体上讲述了南北两宋在书法艺术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重点讲述了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四大家”的艺术成就,同时讲述了宋代皇室书法和欧阳修的学书造诣。董先生的讲座,由宋代书法为基点,对上自魏晋下及民国乃至当代的书法均有涉猎,旁征博引而又深入浅出,赢得了听众的广泛好评。

大概是来朔讲书法的缘故,董先生对朔州书法的成败得失没有发表自己的任何看法,但是,他的一些观点却值得我们来认真审视。

二

说起学习书法,首先遇到的就是“临摹”之事。实际上“临”和“摹”是两种不同的学习古人碑帖的方法。临是

感怀南完小

●高伟

感觉。一路上有人故意把煤油灯熄灭,有人假装掉进陷阱大喊求救,快乐无比。南城门洞顶部还设有射击孔,衣衷就是当敌人从南门进入城内的时候从上到下射击迎头痛击,予以消灭,当然这样的事情一直没有发生,估计地道也年久失修,以后派不上用场了,只是不知道现在走过南门口像我这样知道里面对有地道的还有几个人?

在我们升二年级的时候,陈老师调到北完小工作,她儿子也仅仅和我同学了不到一年就到北完小读书。那年5月份,学校组织我们到东关火车站搞欢度活动,从节令上说已经立冬,东关路两旁稀稀拉拉的柳树已经由嫩绿变成深绿,但是种子还没有发芽,大风一刮,漫天黄沙,那时候还没有沙尘暴一说,老百姓叫做大黄风。我们顶着大风来到火车站,活动是欢迎一位来自城市的插队青年,口号是“热烈欢迎夏弗生,不当工人当农民”,好像是一位年轻姑娘

站在敞篷汽车上,戴着大红花,背着行李满面笑容地接受机关干部和学生们的欢迎。我们便使劲呼喊,而且脸上写满了羡慕,羡慕她处于这盛大场面的中心。据现场的领导讲,她本来能够留在城里工作的,但是响应党的号召,主动选择到农村插队生活。我想她一定有高尚的道德和崇高的觉悟,还有敢于挑战世俗的勇气。现在回想,当时的活动,既是对这位青年的鼓励,也是对我们小学生的一种教育。尽管当时我们只有八九岁,属于懵懂无知的年纪,但是道德教化本来就是潜移默化,就是像春风化雨一样。这件事情40多年没有忘记,说明已经深入我的心灵甚至进入我的血液,许多年以后我的许多关键时刻的决定的勇气,或许就是来源于这件事情也未可知呢。

1976年春,我升入三年级,发生了一件让我至今难忘的事。事情的起因是老师让同学们把家里的连环画(我们

感悟董联桥讲书法

●陈永胜

对帖观后习之,面对着字帖习字的叫面临,背对着字帖习字的叫背临。摹就是以薄纸蒙于字帖上进行描摹,过去私塾房教儿童学书法就是先从描摹开始的。对初学书法的人,特别是对少年儿童来说,描摹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待到用笔熟练以后,才开始进入“面临”阶段。至于说要学习哪种书体,当然还是唐楷为宜,只要持之以恒,必然是会有收获的。

对于成年人学习书法,严格一点说,首先应该学习的就是楷书。实践证明,没有坚实的楷书基础,行书和草书是很难写出一定的水准的。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书法家协会不少名家们的字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坚实的楷书基础。

另外一个原因是重“创新”轻临帖。近二十年来,社会上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比如说某地今年要参加什么“国展”,首先要打听的是什么名家来担任评委,上一届“国展”获奖者的作品是什么书体何种风格等等,然后把参赛的“精英”集中起来对症下药每天苦练既定好的一种书体,目的就在于应付评委之所好。于是乎,每次的“国展”几乎都是千人一面的所谓精品。

董联桥先生提倡,学习书法的人,要把临帖当做日课来做,要活到老临到老。同时,他强调要“读帖”,要把“临”和“读”结合起来。我以为,这是董先生给朔州书法界开出的头一道良方。

三

“功夫在诗外”,这是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名言。意思是要想把诗写好,就必须得在诗外下功夫。学习书法也是这个道理。董联桥先生说,书法最终比的是学养,一个人书法水平的高低往往取决于他的文化修养的多寡。一般来说,学养占七成左右,技法不过三成左右。我以为这话说到了点子上。

现在评论一个人字的好坏,评论一

个书法家成就的高低比改革开放初期复杂多了。那时只要大家都看着赏心悦目,漂亮好看就行了,检验的人包括专业人士在内的人民群众。如今不行了,“书协的尺子”说了算,他们制定了很多“专业”的标准。你的字写得再好,倘若不符合他们的标准,那就说你的字不行,不“入流”,成不了书法家。也就是说,广大群众看好的字不行,吃不开。然而,群众则对“书协的尺子”嗤之以鼻。这就造成了有些群众看好的书家,书协不认可;书协推崇的书家,群众不买账的尴尬局面。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局面呢?书协的人总以为群众是“土包子”不懂书法。其实,这种说法是十分错误的。“土包子”或许不会书法,或许也没学过什么书法理论知识,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欣赏水平。比如声乐,绝大多数的群众既不会唱,也没有什么声乐理论知识,但你不能说他们的欣赏水平就不行。郭兰英、李谷一、李双江、殷秀梅、关牧村、阎维文、张也等一大批优秀的当代歌唱家,无论他们是民族唱法、美声唱法,还是通俗唱法,群众都说好,都十分喜爱。这些歌唱家中,大部分人之所以能至今活跃在歌坛上,成为中国歌坛的“常青树”,靠的正是一群广大群众的欣赏、推崇和支持。中国也有“音乐家协会”,但并没有出现书协遇到的尴尬局面,值得深思。

启功先生的字雅俗共赏,世所公认。他的字不但法度严谨,而且美观漂亮。究其原因,是因为“启体”有丰富的文化内涵。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了《红楼梦》,其中的注释就是由启功一个人完成的,仅此一点,说他是国学大师也是没错的,何况启老著作等身呢。

我们目前的情况如何呢?很大一部分人热衷追求的是“人会”、备战“国展”、获奖拿证书,然后就是四处炫耀、八方卖字。由于群众“不懂书法”,字也

毛皂镇是农业致富的典型,你去后一定要把工作搞上去,不能退下来。要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这是搞好工作的根本……”另外姥爷就走出市场农业的路子,建议不要只种葱头单一的品种,还可以试种辣椒、茄子、红萝卜、西红柿、大蒜等,这些韩国和香港也很有市场。还告诫我:“要真正使农民富起来,单靠农业还不行,要想法引资办工业,总之一要稳扎稳打,不要操之过急,否则就会挫伤群众积极性,你的威信也就没有了。”他特别告诫我:“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做一个廉洁清白的官才好。”在姥爷的鼓励和鞭策下,干群奋战三年,毛皂镇终于在纯农业区靠调整种植结构走向小康之路。1995年,全市106个乡镇,毛皂镇被朔州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唯一的“小康建设红旗单位”;1996、1997年连续两年我被市委表彰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1997年底,我调朔州市纪委工作,姥爷岁数大了,写东西非常吃力,我们只能通过电话交流。在纪委二十年,我先后任过纠风办主任、办公室主任,市纪委常委、监委副主任,以及后来任正处级检查员,市委巡察办主任等。每变动一次工作,我都会按姥爷要求去努力工作,去恪尽职守。

我和姥爷虽相隔千山万水,但三十多年来,在党的培养下,在姥爷的启发、教育、激励和鞭策下,我从一个不大懂事的孩子走上为党为人民工作的道路,特别是从心灵深处真正体会到如何做人的道理,使我终身受益。

叫小人书)捐赠给班集体,集中放到一个不大的箱子里,因为是革命题材,所以叫“红书箱”,拿钥匙的同学是我的好朋友。从三年级开始,学生就要告别铅笔用钢笔写字,但是由于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钢笔属于奢侈品,老师就让同学们使用蘸笔学写字,因为害怕丢失,每个同学每天都要带着一瓶墨水上下学。我们几个和班长要好的同学嫌麻烦,就把墨水瓶放在红书箱里不用拿回家。可是有一天,班长上学忘记拿钥匙,我们就没办法写字了,我当时不懂事也有些着急,就想办法打开箱子,在晃晃荡荡中,墨水洒在了连环画上,闯下了祸端。老师对我不依不饶,上纲上线,先是体罚,后来发展到让全班同学不和我说话,孤立我。由于老师的压力,从小和我一起玩耍,每天和我结伴而行的同学一下子和我形同陌路,其他同学也像看见怪物一样躲着我。无奈之下,我只好一头扎进书里,认真读书,回想起来,这是我一生中关于刻苦学习的最早记忆。

有人说苦难是人生的一种宝贵财富,我所经历的这件事情永远算不上苦难,只能说是一次挫折,只不过我鼓足勇气直面挫折,战胜了内心的恐惧,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收获呢?

四

如果只是一段时间提高修养还还好办。可怕的是,一些所谓的书法家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书法和文化修养的关系。十几年前,某地一位书法爱好者,本来学历就不高,末脚年的中专水平而已,但又注重重复学习,只是一味辛勤地练字,上手就是“米芾”和“王铎”,一年后,他宣称“自己已经找到了学书的奥妙”,又过了一年,这位书法爱好者的作品在某省级展览中获了三等奖,复又过了一年,这位同志时来运转,据说当选了某市书协的副主席。光荣乎?悲哀乎?

启功先生曾经说过:“书法不是耍杂技。”靠耍杂技创作出来的书法作品是难以持久的,是难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回过头来看看民国初期的书法,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傅斯年、沈尹默等学者,他们的主业都不是书法,他们也从来不以书法家居,可是他们的书法自成一体,都充满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令人爱不释手。

“耍杂技”,造成千人一面的书展模式,也催生了投机取巧的难以治愈的墨林肿瘤。对此,董联桥先生谆谆告诫朔州有志于书法事业的人,要多读书,读好书,要活到老学到老。这是董先生给朔州书法界开出的第二道良方。

“笔墨当随时代”,书法需要创新。但是,没有继承就不会有真正的创新;没有“功夫在诗外”的文化修养,书法就很难摆脱“耍杂技”的侵袭。

感谢董联桥先生,在酷暑难当的盛夏给朔州文艺界、书法界送来了一股习习凉风。

新建紫金山步道碑记

●熊国章

紫金山者,三晋之名区,朔州之绝胜处也。东距雁门,西挽宁武,层峦蔚起,林壑深秀,号为原始次生林自然保护区。然其山势峻险,路阻行难,一向登者苦甚,游者罕至也。二零一九年春夏之交,中共朔州市朔城区委、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政府因时审势,亟议修治立碑,克期兴作紫金山自然保护区巡护步道。

碧落远澄澄,青山路可升。紫金山新修步道分三条路线,总长三千六百六十五米,梯道随山势层累而上,悉以花岗岩石为踏级。因地制宜,随宜合用,置管护站,购瞭望亭,设休憩平台及长廊。诸若排水防火挡墙护坡扶栏者,靡不备焉,不可殚述。噫!焕乎胜哉。胜迹万状,足令闻者慕,见者喜,登游者洒然忘其归矣。

有道是,古往今来行路难,筑路更难。信矣哉!而紫金山步道之施工也,概不动用大机械,惟期自然保护区之免遭破坏焉。是以,施工者雇骡队八十四驮

右玉精神

●张艳林

右玉荒凉地,经年碧绿城。
风沙归久治,接力奋云征。

登右卫古城

●马占山

城头放眼绿如绸,可记黄沙曾没楼?
宾客于今多会此,一砖一瓦话春秋。

右玉抒怀

●温秀丽

松涛园

坐在松涛园外的石凳上看松
众树喧哗。在阳光和鸟鸣之间
一朵,两朵,千万朵绿色的浪花
像千万匹奔腾的马,此起彼伏

种树的人来了又去
他们的脚步声近了,远了
像极了一棵棵移动的树
以绿色感染绿色
一个人和一万亩清风对坐
看松针上的落日抖落细碎的光
辽阔的绿,汹涌的绿
是右玉人数说不尽的深情
你看,我还可以动用浩荡这个词
写下他们从未说出口的誓

杀虎口

远远地,看见行走着的阳光洒满关口
散落在城墙上的光
有思乡的愁,有凌云的志向

古道,通顺桥,没有瘦马可牵
没有风来。与树木、花草遇见
和一步三回头的人啊
我们说风烟,说刀戈,说生锈的铠甲

一定有一些事物想回到古代
看看嗷鸣着的马背上
是否有自己的故人
夜光杯里的酒盛过荣光也装满荒凉
你有一马平川,我有山河万里
只是用旧了一些时光

在凝望中,与它告别
挥一下手,身后的光就晃了一晃
远处,树连着树,深深浅浅地摇曳着
我的诗句也搔出了一抹颜色
是小老杨的绿,是沙棘、雾柳、松柏的绿
这些葱茏的绿谦卑地说着颂扬
等等,我得用这些绿写下
不可说,不可数的清凉

苍头河

一条河留在了右玉
向北入洪河,又转向南入黄河
以倒流的方式
证明自己的赤诚和滚热
倒影里埋藏着绿色的种子
它养育着繁茂春天的歌

每当沙棘果红遍两岸
苍头河就好像多了无数的灯盏
鸟儿的翎羽轻轻划过流水,写下誓言
那些被风划开的水
落在岸,落在野,飞翔或沉沦
花喜鹊的叫声里
也有它们折叠起来的湿润

这静谧的河流,这布满沧桑的河流
千回百转的是它
荡气回肠的也是它
为了一场相遇,进进退退
苍头河,深深地流淌啊
一滴比一滴寂静,一滴比一滴忠诚
我只好把刻骨铭心这个词
掂了又掂,拿出又藏起它

黄沙洼

我所知道的是被黄沙埋掉的城墙还在
比生活更长,比时间更久
一双双曾举高天空的手
却在滚滚黄沙的无情中徘徊
那弯眉月,照亮了多少人的不眠之夜
仿佛谁在陡峭的风中
挪来搬不动的草木和悲哀

风往血液里吹啊
多少人背着铁轭,扶着风在走
在村庄和春天的拐弯处
种下的一棵棵树,瞬间被黄沙抽走
抽打进骨头里的风沙啊
似一根根针,生生刺向心愁

那么多落,那么多过往
风沙吹落了眼泪,吹不落性格里的倔强
风吹落了衣襟上的纽扣,吹不落心中的渴望
风,再也拔不起一颗颗生根的种子

在黄沙洼,风沙开始不安、挣扎
那么多人愿意成为“精卫”
无数次被风沙锤打晒晾
用坚韧和顽强托出一座绿色的城
层层叠叠的绿起伏跌宕

此刻,你的绿色在我面前荡漾
你的信念在我心中深藏
阳光下,那些身披光芒的人
用最暖最热的心肠
把右玉精神传递到远方



李秀兰 剪纸